

文 學 小 叢 刊

大 堰 河

艾 青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文學小叢刊第一集

大堰河

艾青

## 目錄

大堰河——我的祿姆	一
透明的夜	一二
聆聽	一九
那邊	二一
一個拿撒勒人的死	二四
畫者的行吟	三八
蘆笛	四四
馬賽	五〇
巴黎	六二

## 大堰河——我的褓姆

大堰河，是我的褓姆。

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莊的名字，

她是童養媳，

大堰河，是我的褓姆。

我是地主的兒子；

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長大了的

大堰河的孩子。

大堰河以養育我而養育她的家，

而我，是吃了你的奶而被養育了的，

大堰河啊，我的褓姆。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的被雪壓着的草蓋的坟墓，

你的關閉了的故居簷頭的枯死的瓦菲，

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園地，

你的門前的長了青苔的石椅，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懷裏，撫摸我；

在你搭好了竈火之後，

在你拍去了圍裙上的炭灰之後，

在你嘗到飯已煮熟了之後，

在你把烏黑的醬盃放到烏黑的桌子上之後，

在你補好了兒子們的，爲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後，

在你把小兒被柴刀砍傷了的手包好之後，

在你把夫兒們的襯衣上的虱子一顆顆的掐死之後，

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顆雞蛋之後，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懷裏，撫摸我。

我是地主的兒子，

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後，

我被生我的父母領回到自己的家裏。

啊，大堰河，你爲什麼要哭？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裏的新客了！

我摸着紅漆彫花的家具，

我摸着父母的睡床上金色的花紋，

我呆呆的看簷頭的寫着我不認得的「天倫殺樂」的匾，

我摸着新換上的衣服的絲的和貝亮的鈕扣，

我看着母親懷裏的不熟識的妹妹，

我坐着油漆過的安了火鉢的坑凳，

我吃着研了三番的白米的飯，

但，我是這般忸怩不安！因爲我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裏的新客了。

大堰河，爲了生活，

在她流盡了她的乳液之後，

她就開始用抱過我的兩臂勞働了；

她含着笑，洗着我們的衣服，

她含着笑，提着菜籃到村邊的結冰的池塘去，

她含着笑，切着冰屑悉索的蘿蔔，

她含着笑，用手掏着豬吃的麥糟，

她含着笑，扇着燉肉的爐子的火，

她含着笑，背了團箕到廣場上去



曬好那些大荳和小麥，

大堰河，爲了生活，

在她流盡了她的乳液之後，

她就用抱過我的兩臂，勞働了。

大堰河，深愛着她的乳兒；

在年節裏，爲了他，忙着切那冬米的糖。

爲了他，常悄悄的走到村邊的她的家裏去，

爲了他，走到她的身邊叫一聲「媽」

大堰河，把他畫的大紅大綠的關雲長

貼在灶邊的牆上，

大堰河，會對她的鄰居誇口讚美她的乳兒；

大堰河曾做了一個不能對人說的夢：

在夢裏，她吃着她的乳兒的婚酒，

坐在輝煌的結采的堂上，

而她的嬌美的媳婦親切的叫她「婆婆」

.....

大堰河，深愛她的乳兒！

大堰河，在她的夢沒有做醒的時候已死了。

她死時，乳兒不在她的旁側，

她死時，平時打罵她的丈夫也爲她流淚，

五個兒子，個個哭得很悲，

她死時，輕輕的呼着她的乳兒的名字，

大堰河，已死了，

她死時，乳兒不在她的旁側。

大堰河，含淚的去了！

同着四十幾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

同着數不盡的奴隸的淒苦，

同着四塊錢的棺材和幾束稻草，

同着幾尺長方的埋棺材的土地，

同着一手把的紙錢的灰，

大堰河，她含淚的去了。

這是大堰河所不知道的：

她的醉酒的丈夫已死去，

大兒做了土匪，

第二個死在炮火的烟裏，

第三，第四，第五

在師傅和地主的叱罵聲裏過着日子。

而我，我是在寫着給予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語。

當我經了長長的飄泊回到故土時，

在山腰裏，田野上，

兄弟們碰見時，是比六七年前更要親密！

這，這是爲你，靜靜的睡着的大堰河

所不知道的啊！

大堰河，今天，你的乳兒是在獄裏，

寫着一首呈給你的讚美詩，

呈給你黃土下紫色的靈魂，

呈給你擁抱過我的直伸着的手，

呈給你吻過我的唇，

呈給你泥黑的溫柔的臉顏，

呈給你養育了我的乳房，

呈給你的兒子們，我的兄弟們，

呈給大地上一切的，

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們的兒子，

呈給愛我如愛她自己的兒子般的大堰河。

大堰河，

我是吃了你的奶而長大了的

你的兒子，

我敬你

愛你！

雪朝，十四，二，一九三三。

## 透明的夜

一

透明的夜。

……闊笑從田堤上煽起……

一羣酒徒，望

沈睡的村，嘩然的走去……

村

狗的吠聲，叫顫了  
滿天的疏星。

村，

沉睡的街

沉睡的廣場，衝進了

醒的酒坊。

酒，燈光，醉了的臉

放蕩的笑在一團……

「走



到牛殺場，去

喝牛肉湯……」

二

酒徒們，走向村邊

進入了一道燈光躺開的門

血的氣息，肉的堆，牛皮的

熱的腥酸……

人的囂喧，人的囂喧。

油燈像野火一樣，映出

十幾個生活在草原上的

泥色的臉。

這裏是我們的娛樂場  
那些是多諳熟的面相，

我們拿起

熱氣蒸騰的牛骨

大開着嘴，咬着，咬着……

「酒，酒，酒

我們要喝。」

油燈像野火一樣，映出

牛的血，血染的屠夫的手臂，  
濺有血點的

屠夫的頭額。

油燈像野火一樣，映出

我們火一般的肌肉，以及

——那裏面的——

痛苦，憤怒和仇恨的力

油燈像野火一樣，映出

——從各個角落來的——

夜的醒者

醉漢

浪客

過路的盜

偷牛的賊……

「酒，酒，酒

我們要喝」

三

……

「趁着星光，發抖

我們走……」

闊笑從田埂上煽起……

一羣酒徒，離了

沉睡的村，向

沉睡的原野

嘩然的走去……

夜，透明的

夜！

一九三二，九，十。

## 聆聽

馳蕩呀

馳蕩呀

法南水電廠的吼聲

激叫着夜

沉在監獄的房裏

震搖的

夾着難友的嗚聲呀

像大航輪般

在深藍的海洋上

以速度鑽開了水波

夜

牠前進着……

一九三二，上海。

## 那邊

黑的河流，黑的天。

在黑與黑之間，

疏的，密的，

無千萬的燈光。

一切都靜默着，

只有那邊燈光的一面，



鐵的聲音，

沸騰的人市的聲音。

不斷的爆出。

在千萬的燈光之間，

紅的綠的警燈，一閃閃的亮着，

在每秒鐘裏，

牠警告着人世的永劫的災難。

墨的河流，黑的天，

在黑與黑之間，

疏的，密的，

無千萬的燈光，

看吧，那邊是：

永遠在掙扎的人間。

一六，二，一九三二，媚公河畔

## 一個拿撒勒人的死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粒來。——新約約翰福音十二章。

朝向耶路撒冷

「和散那和散那」的呼聲

像歸巢的羣鴉般咕叫着

成百成千的羣衆

擁着那騎在驢背上的拿撒勒人

望宏偉的城門

前進着……

拿撒勒人

在清濯的臉上

露着仁慈的笑容。

那微笑里

他記憶起

昨天在伯大尼的宴席上

常瑪利亞

倒了哪噠香膏在他脚背上的時候，

同席的加略人，猶大的言語

「這香膏

爲甚麼不賣三十兩銀子

賙濟賙濟窮人呢？」

——他說時，露着狡猾的貪婪的光——

如今

在驢背上的——微笑的

被人們歡呼做「以色列王」的

拿撒勒人，已知道了

他自己在這世界上的

生命之最後的價格。

逾越節的前晚

在與騰的餐席上

當那加略人，猶大

受了他的遺發

帶着錢袋出去之後，

他爲自己在世之日的短促

以愛的教言遺贈給

那十一個敬慕他的門人

並張開了兩臂

申言着：

「榮耀將歸於那遭難的人之子的。

……不要悲哀，不要懊喪！

我將孤單的回到那

我所從來的地方。

一切都將更變

世界呵

也要受到森嚴的審判

帝王將受譴責

盲者，病者，貧困的人們

將找到他們自己的天國。

朋友們，請信我

憑着我的預言生活去，

看明天

這片廣大的土地

和所有一切屬於生命的幸福

將從凱撒的手裏

歸還到那

以血汗灌溉過牠的人們的！

……

不要懊喪，不要悲哀！

穿過黑色之夜

他和他的十一個門徒

經了汲淪溪

進入那慣常聚集的菜園裏時

看到了

從小徑的那邊

閃着燈籠和火把的光

兵士，祭司長，法利賽人的差役

隨着那加略人，猶大



向這邊走來……

「拿撒勒人

在那裏？」

——他看到猶大的眼在暗處

向他固執的窺視着——

於是他走上前去

以手指指着自己的胸脯，說

「是我。」

第二天的黎明

他被拉到彼拉多的前面受着審問

那彼拉多

摸着鬚子，翻弄着官腔：

「你是被祭司長和耶路撒冷的

長老們所控告的

你誘惑了良民

要抗拒給凱撒的稅賦，

你是作亂的魁首

匪徒們的領袖；

你竟說

你能拆毀了神的殿宇

這三天之內又建造起你自己的！

你這——

爲甚麼不則聲呢？<sup>？</sup> 嗯？<sup>？</sup>

經了苦刑的拷問

這拿撒勒人

堅定的說：

「勝利呵

總是屬於我的！」

這時候

無數的猶太民衆和祭司長

和長老們像野狗般嘶叫着：

「把他釘死

把他釘死！」

他被帶進了衙門

那裏

兵士們把他的衣服剝去

給他披上了朱紅的袍子

給他戴上

用玫瑰花刺做的冠冕

把唾液吐在他的臉上

用鞭子策他的肩膀

大笑的喊着：

「拿撒勒人

恭喜你呵！」

在到哥爾哥察山的道上

兵士們把十字架壓在他的肩上

——那是創傷了的肩膀——

苦苦的強迫他背負起來

用苦膽調和的酒

要他去嘗。

在他的後面

跟隨着一大陣的羣衆

一半是懷着好奇

一半是帶着同情

有些信他的婦女

爲他而號咷痛哭

於是他回過頭來

斷斷續續的說：

「耶路撒冷的衆女子啊

請不要爲我哭泣……」

獨體地到了！

他被兵士們按到十字架上

從他的手掌和脚背

敲進了四枚長大的釘子……

再把十字架在山坡上豎立起。

他的袍子已被撕成四分

兵士們用牠來拈鬮：

衆人站在遠處觀望着

有的說他是聖者

有的笑他荒唐

有的搖首冷嘲

「要救人的

「如今却不能救自己了。」

落日照着崎嶇的山坡

大地無言的默着，

只有原野的遠處

傳來颶風的吼叫，

整個的蒼穹下

聚集着恐怖的雲霞……

白日呵，將要去了！

在這最後的瞬間

從地平綫的彼方

射出一道巨光

這巨光裏映出

三個黑暗的十字架上的

三具尸身——

二個盜匪相伴着

中間的那個

頭上釘着一塊牌子

那上面

寫着三種文字的罪狀：

「耶穌，猶太人的王。」

十六號，六月，一九三三，病中。



## 畫者的行吟

—A YOW HAN.

沿着寒納河

我想起：

昨夜鑼鼓瑟瑟的夢裏

生我的村莊的廣場上，

跨過江南和江北的遊藝者手裏的

那方悽豔的紅布……

——只有西班牙的鬪牛場裏

有和這一樣的紅布啊！

愛弗勒鐵塔

伸長起

我惆悵着遠東方童年的記憶……

由鉛灰的天上

我俯視着閃光的水的平面，

那裏

畫着廣告的小艇

一隻隻的馳過……

汽笛的呼嘯一陣陣的帶去了

我這浪客的回想

從蒙馬特到蒙巴那司，

我終日無目的的走着……

如今啊

我也是個 Bohémien 了！

——但願在色彩的領域裏  
不要有家邦和種族的嗤笑。

在這城市的街頭

我癡戀迷失的過着日子，看哪

Chagall 的畫幅裏

那病於愛情的母牛，

在天際

無力的睜着懷念的兩眼，

露西亞田野上的新婦

坐在牠的肚下，

擠着香冽的牛乳……

噫！

這片土地

於我是何等舒適！

聽呵

從 Cendrars 的歌唱，

像 T. S. F. 的傳播

震響着新大陸的高層建築般

簇新的 Cosmopolite 的聲音……

我——

這世上的生客，

在他自己短促的時間裏

怎能不翻起他新奇的忻喜

和新奇的憂鬱呢？

生活着

像那方悲哀的紅布，

飄動在

人可無懊喪的死去的

藍色的邊界裏，

永遠帶着騷音

我過着采色而明朗的時日；

在最古舊的世界上

唱一支鏘鏘的歌，

這歌裏

以濺血的震顫祈禱着：

願這片暗綠的大地

將是一切流浪者們的王國。

## 蘆笛

——紀念故詩人阿波里內爾

——J'avais un mirlior que je n'aurais pas  
échanger contre un bâton de maréchal de  
France. — G. Apollinaire

我從你采色的歐羅巴

帶回了一支蘆笛，

同着牠。

我曾在大西洋邊

像在自己家裏般走着，

如今

你的“Alcool”是在上海的Sûreté裏，

我是犯了罪的，

在這裏

蘆笛也是禁物。

我想起那支蘆笛啊，

牠是我對於歐羅巴的最真摯的回憶，

阿波里內爾君，

你不僅是個波蘭人，

因為你



在我的眼裏，

真是一節流傳在蒙馬特的故事，

那冗長的，

感人的，

由瑪格麗特震顫的褪了脂粉的脣邊

吐出的堇色的故事。

誰不應該朝向那

白里安和俾士麥的版圖

吐上輕蔑的唾液呢——

那在眼角裏充溢着貪婪，

卑污的盜賊的歐羅巴！

但是，

我就愛着你的歐羅巴啊，

波德萊爾和蘭布的歐羅巴。

在那裏，

我曾餓着肚子

把蘆笛自矜的吹，

人們嘲笑我的姿態，

因為那是我的姿態呀！

人們聽不慣我的歌，

因為那是我的歌呀！

滾吧，

你們這些會唱了馬賽曲，

而現在正在淫污着那

光榮的勝利的東西！

今天，

我是在巴司提爾裏，

不，不是那巴黎的巴司提爾。

蘆笛並不在我的身邊，

鐵鐮也比我的歌聲更響，

但我要發誓——對於蘆笛，

爲了牠是在痛苦的被辱着。

我將像一七八九年似的

向灼火的火焰裏伸進我的手去！

在牠出來的日子，

將吹送出

對於凌侮過牠的世界的  
毀滅的咒詛的歌。

而且我要將牠高高的舉起，

以悲壯的 Hymne

把牠送給海，

送給海的波，

粗野的嘶着的

海的波啊！

一九三三，三，二八。

## 馬賽

如今

無定的行旅已把我拋到這  
陌生的海角的邊灘上了。

看城市的街道

擺蕩着，

貨車也像醉漢一樣顛仆，

不平的路

使車輛如村婦般

連咒帶罵的滾過……

在路邊

無數商鋪的前面，

潛伏着

期待着

看不見的計謀，

和看不見的欺瞞……

市集的喧聲

像出自運動場上的千萬觀衆的喝采聲般

從街頭的那邊

衝擊的

播送而來……

接連不斷的行人，

匆忙的，

踉蹌的，

在我這遲緩的脚步旁邊擁去……

他們的眼都一致的

觀望他們的前面

——如海洋上夜裏的船隻

朝向燈塔所指示的路，

像有着生活之幸福的火焰

在茫茫的遠處向他們招手

……

在你這陌生的城市裏，

我的快樂和悲哀，

都同樣的感到單調而又孤獨！

像唯一的駱駝，

在無限風飄的沙漠中，

寂寞的寂寞的跨過……

街頭羣衆的歡騰的呼喚，

也像颶風所煽起的砂石，

向我這不安的心頭

不可抗的飛來……

午時的太陽，



是中了酒毒的眼，

放射着混沌的憤怒

和混沌的悲哀……

牠

嫖客般

凝視着

廠房之排列與排列之間所伸出的

高高的烟囪。

烟囪！

你這爲資本所姦淫了的女子！

頭頂上

憂鬱的流散着

棄婦之披髮般的黑色的煤煙……

多量的

裝貨的麻袋，

像肺結核病患者的灰色的痰似的

從廠旁的門口，

不停的吐出……看！

工人們搖搖擺擺的來了！

如這重病的工廠

是養育他們的母親——

保持着血統

他們也像她一樣的肌瘦枯乾！

他們前進時

濺出了沓雜的言語，

而且

一直把繁瑣的會話，

帶到電車上去，

和着不止的狂笑

和着習慣的手勢

和着紅葡萄酒的

空了的瓶子。

海岸的碼頭上，

堆貨棧

和轉運公司

和大商場的廣告。

強硬的屹立着，

像林間的盜

等待着及時而來的財物。

那大郵輪

就以熟識的眼對看着牠們

並且彼此相理解的喧談。

若說牠們之間的

震響的

冗長的言語

是以鋼鐵和礦石的詞句的，

那起重機和搬運車

就是牠們的怪奇的嘴。

這大郵輪啊

世界上最堂皇的綁匪！

幾年前

我在牠的肚子裏

就當一條米蟲般帶到此地來時，

已看到了

牠的大肚子的可怕的容量。

牠的饕餮的鯨吞

能使東方的豐饒的土地

遭難得

比經了蝗虫的打擊和旱災

還要廣大，深邃而不可救援！

半個世紀以來

已使得幾個民族在牠們的史頁上

塗滿了污血和恥辱的淚……

而我——

這敗類的少年啊，

就是那些民族當中

幾萬萬裏的一員。

今天

大郵輪將又把我

重新以無關心的手勢，

拋到牠的肚子裏，

像另外的

成百成千的旅行者們一樣。

馬賽！

當我臨走時

我高呼着你的名字！

而且我

以深深了解你的罪惡和祕密的，

依戀的

不忍捨去的看着你，

看着這海角的沙灘上

叫囂的

叫囂的

繁殖着那暴力的

無理性的

你的臉顏和你的

向海洋伸張着的巨臂，

因為你啊

你是財富和貧窮的鎖孔，

你是掠奪和剝削的賊庫。

馬賽啊

你這盜匪的故鄉

可怕的城市！



## 巴黎

巴黎

在你的面前

黎明的，黃昏的

中午的，深宵的

——我看見

你有你自己個性的

憤怒，歡樂

悲痛，嘻戲和激昂！

整天裏

你，無止息的

用手搥着自己的心肝

搥！搥！

或者伸着頸，直向高空

嘶喊！

或者垂頭喪氣，鎖上了眼簾

沉於陰邃的思索，

也或者散亂着金絲的長髮

澈聲歌唱，

也或者

解散了緋紅的衣褲

赤裸着一片鮮美的肉

任性的淫蕩……你！

儘只是朝向我

和朝向幾十萬的移民

送出了

強韌的，誘惑的招徠……

巴黎，

你患了歇斯的里亞的美麗的妓女！

……

看一排排的電車

往長道的頂間

逝去……

却又一排排的來了！

聽，電鈴

叮叮叮叮叮的飛過……

羣衆的洪流

從大街流來

分向各個小弄，

又從各個小弄，折回

成爲洪流，

聚集在

大街上

廣場上

一刻也不停的

冲蕩！

冲蕩！

一致的呼嘯

徘徊在：

成堆成壘的

建築物的四面，

和紀念碑的尖頂

和銅像的週圍

和大商舖的門前……

手牽手的大商場啊，

在陽光裏

電光裏

永遠的映照出

翩翩的

節日的

Severini 的斑斑舞蹈般

輝煌的畫幅……

從 Radio

和拍賣場上的奏樂，

和衝擊的

巨大的力的

勞働的

叫囂——

豪華的讚歌，

光榮之高誇的詞句，

鋼鐵的詩章——

同着一篇篇的由

公共汽車，電車，地道車充當

響亮的字母，

柏油街，軌道，行人路是明快的句子，

輪子＋輪子＋輪子是跳動的讀點

汽笛＋汽笛＋汽笛是驚嘆號！——

所湊合攏來的無限長的美文

張開了一切 Ismes 的 Istes 的

多般的嘴，

一切奇瑰的裝束

和一切新鮮的叫喊的合唱啊！

你是——

所有的「個人」

和他們微妙的「個性」

朝向羣衆

像無數水滴，消失了

和着萬人

匯合而成爲——

最偉大的

最瘋狂的

最怪異的「個性。」



你是怪誕的，巴黎！

多少世紀了

各個年代和各個人事的變換，

用。

牠們自己所愛好的彩色

在你的臉上加彩塗抹，

每個生命，每次行動

每次殺戮，和那跨過你的背脊的戰爭，

甚至於小小的婚宴，

都同着

路易十四的走上斷頭台

革命

暴動

公社的誕生

攻打巴司提爾一樣的

具有不可磨滅的意義！

而且忠誠的紀錄着：

你的成長

你的年齡，

你的性格和氣質

和你的歡喜以及悲哀。

巴黎

你是健強的！

你的火焰冲天所發出的磁力

吸引了全世界上

各個國度的各個種族的人們，

具着冒險

奔向你

去愛你吻你

或者恨你到透骨！

——你不知道

我是從怎樣的遙遠的草堆裏

跳出，

朝向你

伸出了我震顫的臂

而鞭策了自己

直到使我深深的受苦！

巴黎

你這珍奇的創造啊

直叫人勇於生活

像勇於死亡一樣的魯莽！

你用了

春藥，拿破侖的鑄像，酒精，凱旋門

鐵塔，女性

Louvre，歌劇院

交易所，銀行

招致了：

整個地球上的——

白癡，賭徒，淫棍

酒徒，大腹賈，

野心家，拳擊師

空想者，投機者們……

啊，巴黎！

爲了你的嫣然一笑

已使得多少人們

拋棄了

深深地愛着他們的家園，

迷失在你的曖昧的青睞裏，

幾十萬人

都化盡了他們的精力

流乾了笨働的汗，

去祈求你

能給他們以些須的同情

和些須的愛憐，

但是

你——

龐大的都會啊

却是這樣的一個

鐵石心腸的生物，

我們終於

以痛苦，失敗的沮喪

而益增強了

你放射着的光采

你的傲慢！而你

却拋棄衆人在悲慟裏，

像廢物一般的

毫無惋惜！

巴黎，

我恨你像愛你似的堅強！

莫笑我將空垂着兩臂

走上了懊喪的歸途，

我還年輕！

而且

從生活之沙場上所潰敗了的

決不只是我這孤單的一個！

——他們實在比爲你所寵愛的

人數要多得可怕！

我們都要

在遠離着你的地方

——經歷些時日吧

以磨練我們的筋骨

等時間到了

就整飭着隊伍

興兵而來！

那時啊

我們將是攻打你的先鋒，



當克服了你時

我們將要

娛樂你

擁抱着你

要你在我們的臂上

癡笑歌唱！

巴黎，你——噫，

這淫蕩的

淫蕩的

妖豔的姑娘！



文化出版社